

复位按钮◆（美国）帕姆达·捷尔斯诺 张维(编译)

简是我的同事,她依靠电动轮椅生活。几年前,一辆公交车的车门紧紧夹住了她的左腿,很长时间没有松开,结果她失去了膝盖以上整个一条左腿,从此简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故。

可是和她同事多年,我很难理解,尽管这场悲剧给她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,可是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。

简现在还在自修大学课程,坚持坐着轮椅去听课。

记得有一天,我和简在书店售后服务部上班,那天工作强度和压力都非常大,简在书店里负责畅销书这个系列。简的记忆力非常好,业务能力强,又有亲和力,所以

我们大家都很愿意和她一起工作。但说来也怪,那一天似乎所有的顾客都很挑剔,对我们的服务总是感到不满意,指责、抱怨声连绵不断。经过我们长时间耐心、细致的热情服务,这些顾客的情绪最后总算慢慢地平静下来,暂时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。这时,简对我说,她想出去待一会儿。

“是不是想一劳永逸地歇下来?”我和她逗趣,因为这个时候早已经过了中午休息时间,我们的身体和内心都很疲惫。“不,”简回答道,“我想按一下复位按钮。”说着,她坐在电动轮椅上离开了。我一下子愣在那里,想不起来她的轮椅上哪里装有复位按钮。

工夫不大,简又回到了店里,满面春

风,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。看我站在那里疑惑的样子,她乐呵呵地问我我在想什么。

“刚才你忧心忡忡地说你要出去按一下复位按钮,可是时间不长你就回来了,而且笑容可掬,怎么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就改变了呢?”我支支吾吾地问她。

听我这样问,简开怀大笑起来,整个店里都能听到她那爽朗的笑声。很显然,我问的这个问题让她乐不可支。

“‘复位按钮’是我自己创造的一种说法,”简告诉我,“也就是说,每当我陷入烦躁之中,或者心情非常糟糕的时候,我需要停下手上的工作,自我调整一下对现实的态度,让心归零。然后重新思考,多想想幸福的事情,常怀感恩

之心,不让自己陷入像刚才上午那样痛苦的泥潭里不能自拔。常用复位按钮这种方法调节自己的心态,你就会感到心胸开阔,神清气爽,这样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”

简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自我调节的人,和她一起工作真的让我很开心,她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态度能够感染周围的人,尤其压力大的时候更是这样。

紧接着,简转动着轮椅来到我跟前,压低嗓门对我说道:“知道吗?我非常幸运!我自己的这个复位按钮很好使,从来不会被卡住,因为有时候一天之内我要反复使用好几次!”说完,简又笑着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台前,愉快地开始工作。

心灵驿站

100:0

◆（美国）多萝西·卡斯珀 夏殷棕(编译)

小时候我就对田园诗般的爱情和婚姻充满了憧憬。

高中毕业后,我上了大学,专心致志于成为一名护士,倒把婚姻这档子事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可是两年后,我遇到了他,我就一心想嫁给他,常言道“异质相吸”,我们俩完全如此。

他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,和他爸爸打理农场,我出生于南方大城市,人口比整个爱达荷州人口都多。我曾在他面前高调宣称,虽然我不知道我会嫁给谁,但有一点非常肯定,我决不会嫁给一个农夫或挤奶工。可惜我错了,他和他爸爸不仅是农夫,还是挤奶工。

我们是十月份结婚的,赶在大雪之前把事办完了,然后便是铺天盖地的大雪,篱笆只剩上端的一部分露在外面,车轮上裹缠着防滑链,不过整个冬天也开不了几趟,我们整天窝在家里,抱着一台半导体,收听所有的节目,或者偶尔出去看一下地方高中的体育赛事。我的新婚丈夫可是一位体育爱好者,他曾获得过拳击冠军,经常参加一些体育比赛,而我却是个艺术的狂热追求者,演讲、戏剧和舞蹈是我的最爱,可惜这要到四十英里开外的镇上才有,而公路整个冬天都封了。

婚后大概七个月左右的时间,家里传来了消息说母亲罹患癌症,已到晚期,母亲将不久于人世。当时农场里有七十五头奶牛,有一千四百英亩的地,丈夫一听说了这件事,很难过地说:“亲爱的,赶紧整理行李,我去给你订票,你现在无论如何应该呆在你父母身边。”

这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决定,每个星期我都能收到他的信,告诉我农场的情况,询问我和我父母的情况,从来不说他一个人思念的痛苦,只是在信尾写上“我爱你”。

几时对情书的想象总是充满了爱的海誓山盟和思念的翻肠搅肚,可是他的信却只是单纯的白描。四个月之后,我参加完母亲的葬礼,就匆匆赶回爱达荷,我知道我丈夫会到机场来接我。

他的眼神让我感觉到任何幻想的情书都无法表达的爱意,爱的快乐和真诚是那么深。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,我不停地说着,而他安静地听着,没有打断我的话,终于他有机会开口了,只听他说:“打开小件箱,里面有个给你的信封。”

我拿出那只信封。他平静地说:“我想给你一件特殊的東西,要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。”

我打开信封,里面是两张季票,我们俩的,本地区所有艺术场所一票通,以我们的收入这显然太奢侈了,我很是惊讶!

“不要开玩笑,”我近乎喊了出来,“你根本不喜欢这些玩意儿!”

他伸出右手,抓住我的手,侧过脸深情地看了我一眼,又赶紧回过头专心地开车,说:“不,但是你喜欢,我可以学。”

忽然,我意识到婚姻其实并不是 50:50,真爱有时也可以是 100:0,把对方置于首要的位置。

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五十一年。



■ 别有一功 (俄罗斯 塞米伦科)

一天下班后,我骑自行车回家,途中遭遇了不测,自行车的一个脚蹬子突然断裂,割破了我的腿部动脉,顿时血流如注,警察来了,救护车来了……

待医生给我紧急处理完伤口,我打电话叫妻子来接我,怎样才能既说明情况又不至于吓着她呢?

我略作思考,拨通了电话。

“嗨,杰姬,我的自行车坏啦,你能来接我吗?”

“你走到哪了?”

“脚蹬子断了,小腿划破了点皮,我就来医院简单包扎一下。”

很好,一切问答都在意料之中,听到我轻松的语气,妻子没表现出一丝忧惧。我暗

我暗

自高兴,然而……

“你在哪家医院?”

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,一不留神,实话从嘴里冒出,“不清楚,救护车没窗子,我没看到。”

“救护车?”电话那头的呼吸陡然变得急促,高分贝的嗓音随即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……

海外故事

这节课受益匪浅

◆（美国）杰西卡·沃辛斯基 唐小玉(编译)

又是一年毕业时,我不禁想起了大学期间曾使我获益匪浅的拿姆教授,他是我表演课的老师。大二那年我选修了一门表演课,但在高中时候我一次校园剧都没有参演过.对这种幕后戏剧专业,我本来是抱着玩耍的心态,却没想到即使是幕后,表演课也是必须的。

上课的第 101 天,我才发现我是班里唯一一个不是戏剧或音乐剧专业的学生。作为一名来自皇后区的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天主教女孩,我竟然和苏珊·萨兰登以及乔恩·沃伊特(译者注:美国著名演员)上了同一所学校—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,这似乎有些搞笑。上课的第一天,拿姆教授就用浓重的东欧口音告诉我们,我们要和我们的“内心”对话。

拿姆教授个子矮小,说话时手势很多。他在漆黑的舞台上来回踱着步子说:“今天,我们要排练一场关于人 and 人之间的信任的戏。”拿姆教授先选中了布莱恩,然后我们围着布莱恩围成一个圈。在拿姆的指示下,布莱恩闭上眼睛,放松自己的身体。同学们轮流扶着他,走过一个又一个人的身旁。

接着轮到我了。我闭上眼睛,感觉有同学的手轻轻地搀扶住了我。这感觉不错,可

是没走几步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我摔倒在僵硬的木质舞台上。同学们屏住了呼吸,拿姆把我扶了起来,擦去我身上的灰尘。我是一个注定不会出现在百老汇舞台上的人。那一刻,我恨不得能找个地缝钻进去,太丢脸了,看来这一门课我是通不过了。

拿姆讲话时口音很重,叫我的名字时总是叫成杰西——卡。他每次叫我的时候都很开心,好像在和失散多年的亲戚寒暄;但是他给我出难题的时候更加开心。

一次,他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中央,读取一罐汤的成分。每个人上去的时候,他都会大喊:“快乐的声调。”“恐惧的声调。”“悲伤的声调。”轮到我的时候,他调皮地看我说:“啊,杰西卡,你呢?”他拨弄着他的手指,就像一个邪恶的科学家,“妓女的声调,像站在街上拉客一样。”我看着他,心想他一定在开玩笑,但是他只是示意我往舞台走去。我靠在墙上,尽力做出诱人的样子,用带着喘息声的声音慢慢地读着,一边读一边嘟起嘴唇:“脱水洋葱和鸡汤。”我在舞台上扭动着身体,期待他能大发慈悲,让我赶快回到我的座位上。

我想同学们下课后一定会嘲笑我:“我以为已经看到过最差劲的她了,想不到没

有最差,只有更差。”

但是我错了。我刚走下舞台,全班同学就对我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。那次以后,每次排练时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要跟我搭档,预料中的被嫌弃的场面一次也没有出现过。在食堂里碰到同学们的时候,他们也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,模仿着拿姆的口音叫我的名字。我甚至和一些同学成了好朋友。

表演课的最后一天,我们催着拿姆告诉我们成绩。“我打分是根据你们的进步大小,”他说,“例如,这学期一开始,我一叫杰西卡,她就满脸通红,像个熟透的西红柿。”他笑着说,“但是现在我跟她说话,她只是脸色微红。我要给她 A。”我非常震惊,我的同学们都是天才的演员,他却拿我当例子。

在拿姆的班上,他从来都不让我轻松。同样的,我自己也从不让自己轻松。我经常會想起他和那些同学们,以及我从他们身上所学到的的一切。那些经历激励着我一直奋勇向前,无论做什么,总是会尽最大努力,力求做到最好,包括横穿整个国家,报名参加马拉松,从电影制作跳槽到杂志编辑。虽然拿姆教授对我的教导没能让我成为一名演员,却使我终生受益。